



为中国捧回首个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——

80岁绘本奶奶蔡皋：我没时间怕老

北京时间4月13日，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现场揭晓国际安徒生奖，当麦克风里传来不太标准的“caigao”拼音发音时，屏幕上闪出满头银发的蔡皋照片，到场的中国出版人腾地跳起来，拥抱，叫好，中国童书界也随之沸腾。

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(IBBY)设立，是全球儿童文学与插画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，被誉为“儿童文学的诺贝尔奖”。这是中国首次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，喜讯传来，获奖者本人却透着几分忐忑与惶恐：“这个荣誉太重了，一时间心里还没办法接受。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是给一代人工作的奖，也是给热爱绘本的出版界同行和付出的人们。我们一起见证中国图书的起步和发展。”

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的评语这样写道：“蔡皋因卓越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世界语言而获得赞誉。她的插画作品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，通过色彩与构图营造出视觉冲击力强烈、情感共鸣丰富的世界，从而激发孩子们对周围世界的解读能力。”

这位80岁绘本界“宝藏奶奶”怎么看待年龄？她如何在创作中守住童心？“我当然怕老，但我没有时间害怕。”蔡皋快道出，“毕竟生理年龄到了这个点，但我会忘记年龄，忘不是老年痴呆，是一种沉浸的忘我。这个世界这么大，我有时间忧虑吗？天地能量这么大，我能不去接近它吗？”一口长沙普通话，透着轻快与达观：“能出门的时候就出去啊，带着心出发，不要把自己的灵魂丢在站台。我是带着图画书去旅行，在书里过了陶渊明生活，过了花木兰的生活，这不是很棒吗？每一次创作都是出发，兴奋都来不及。”

非科班，把日子过成艺术品

很少有人知道，虽站上世界绘本最高领奖台，蔡皋其实并未进过专门的美术学院。她在乡下和县中学当过十几年教师，36岁调回湖南长沙当编辑，才有机会接触图画书创作。

好在幼年时，她幸运地从外婆那获得最早的审美启蒙。那个不识字的奶奶，自己给自己扫了盲，学会了写信，穿布衣大褂，在头上插茉莉花和栀子花，把木家具擦得锃亮。

更重要的是，外婆会讲故事。“我们没有童话书，完全是听故事长大的。”蔡皋回忆，外婆一边干鞋底的线拉出来的一样，非常自然。“她还有手势，会配音乐，唱腔动人。”长辈们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，让蔡皋从小就打开感官、用心感受日常。

在她看来，艺术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创作，而是把日子过成艺术品，“像一棵树自然开花结果，创作便水到渠成，不必纠结于画了多少、成就几何，心怀热爱、感恩生活，艺术便无处不在。”

童年，为创作铺上了温暖的底色。“画《月亮把太阳走》时，创作本身也在滋润我。”蔡皋反复说，这个奖不是她一个人的。她庆幸生活在好年代，“我是读上海的《小朋友》长大的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。那时候有这么好的东西给我看。”她与上海的渊源颇深，1986年陈伯吹儿童插图邀请赛，10个评委贴红条子表达对作品的认可。后来，大部分评委都写信告诉她：“蔡皋，你是10个红条子。”“那语气，比他们自己获奖还高兴。这种境界多么难得，他们那么爱我，超越了年龄、地区，素朴地去爱一个初出茅庐、业余出身的画家。他们的欢喜心影响了我，那种感觉只有在亲人的脸上才看得到、读得到。”她把荣誉归于那个年代——上世纪80年代，百废待兴，一本小册子都能发行很大数量。“大家都希望阅读，根本不存在有没有读者，都很热情地想要去读书。”

欢喜心，跟随四季节奏舒展

阅读、创作、生活，热爱般难分彼此。有人问蔡皋：非科班出身，怎么能走到今天？

她的答案只有一个词：“欢喜心。”“欢喜心来得越早越好。你的欢喜就是对生活的爱，你喜欢独一份的生活，这个趣味是人生最早的时候，也就是童年时期发萌的。”她说的“发萌”，不仅是知识的启蒙，而是感官的全部打开——眼睛会看、耳朵会听、嘴会尝会说。

这种打开，让她后来能够“阅读”一切。“阅读不只是读书。阅读语言、阅读生活、阅读日常、阅读自然，全部都是在阅读中间。你有这样的习惯，阅读就会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，就像吃饭、喝水一样，是一种根本的需要。”

当被问到如何保持童心，她的回答干脆利落：“不难，一点都不难。当我被功利捆绑的时候，就不会有童心。任何不利于我成为儿童的部分，我都会甩掉它，一点也不留情。我就想接近最真实的我自己。”在她看来，做童书，就是做立人的世界，画生命的温度，画人间的感动，“创造一个更尊重生命、更温柔、更良善的世界。”

这世界也包括她珍爱的屋顶阳台，搭了黄瓜丝瓜架，种了栀子花苗，到了雨天，怕花寂寞，就看着花，陪它陪。《出生的故事》就是用成人的视角去看大自然，“我长期没有离开

过自然，看不得花盆空着，阳台充满了绿意，就有了四季，有了节奏，这种生命的律动感，让我很舒展。”

全国各地签售会上，有家长带着孩子找她签名，也抱怨焦虑。她安慰道：“来到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生命诞生本身更重要呢？要欢喜，每个生命的经验都难以复制。”

守乡音，传统文化“种”到绘本上

IBBY中国分会副主席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谈凤霞透露，国际安徒生奖评审现场，有位国际评委说，“看蔡老师的作品太有温度感了，本身就是给中国绘本创作了‘不能没有’的‘童年’、‘不能没有’的‘艺术’、‘不能没有’的‘人生’。”她把蔡皋作品带到国际评审团面前，一页一页地翻。“他们让我读蔡老师书写的诗。一开始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因为字嵌在了画里，以为是图案。我说这是中国的文字，就读英语版给他们听，一片叫好。”

AI时代，新一代绘本画家该如何在世界舞台上传达中国声音？她的回答斩钉截铁：“不管科技发展到什么年代，不管有多少工作将会被AI替代，这还是人的世界。人的能动性是永远的，人的创造性、思维、情感是不能被机器、数字替代的。”她热爱传统文化，喜欢中国文字，每个方块字都有生命力，“我在纸上种字，AI可以合成、模仿，很精致、紧密，但你的心里没办法复制，你此刻的感觉、感受力它不可以有。”

多年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，她尤其感恩那些扶持过她的编辑。“一本书你既是编辑者，又是导演，还是演员。这是独特的舞台。我爱我的工作，我想当艺术家的梦就变成了当好编辑的梦，后来才有当一个好画家的梦。”

“蔡皋的获奖，让世界更好地看到中国的艺术之美、思想之美、文明之美，还有中国艺术家本身的生命之美。”谈凤霞说。

许昕



许昕

投身乡村文化振兴，回老家办书院——

史静波：在黄土高坡“以文润心、以文化人”

西海固的黄土丘陵，沟壑纵横，一座灰砖红瓦的院落静立在塬上，门前一副楹联：老林出硕果，深山有幽兰。

这是宁夏西吉县杨河村的木兰书院，一座扎根于黄土高坡上的书院。

一位四十多岁、皮肤黝黑的西北汉子在门口招呼着：“我刚烤好洋芋，快进屋吃。”

他叫史静波，木兰书院的创办者，曾是银川市一家报社的总编辑，前途大好。可他做出了令很多人费解的选择：辞职、回老家、办书院。

史静波似乎早已习惯疑惑的眼神，他掰开热乎乎的烤洋芋，笑着说当年辞职时那句“名言”——“城里不缺一个总编辑，但乡村文化振兴缺一个苦行者。”

在热爱文学的史静波看来，西海固，曾以“苦瘠甲天下”著称，却孕育出了一片丰厚的精神富矿。

从20世纪90年代起，这里走出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。三十多年来，他们中诞生出许多文学大奖获得者，包括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儿童文学奖、骏马奖、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，中国首个“文学之乡”就落户在西吉县。

“无论物质生活曾经多么艰难，

在木兰书院，随处可见“文学照亮生活”“文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”这样的到访留言。

这其中，不乏质疑：这些“草根作家”或许一辈子也写不出精品，这样扶持意义何在？

史静波坚定回答：“文学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，还要回归生活、指导生活。他们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，但可以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。”

西吉县六旬农民李成山，在放羊喂牛的劳作间隙，坚持写作近四十年。山野生活的琐碎与孤独，曾让他萌生退意，几乎“沉默下来，放弃文学”。

张瀚微 许晋豫

耄耋之年仍匍匐探洞、扎根荒野，叩问人类起源——

黄万波：研究古人类 93岁要当39岁来过

93岁的黄万波，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。

1985年，他和团队在重庆巫山龙骨坡，发掘出一块带有两颗牙齿的左侧下颌骨化石。

而下颌骨的“主人”——“巫山人”是人还是猿，40年来仍无定论。“‘巫山人’肯定是有思维的，会做石器。”黄万波说，遗址出土的3000余件石制品以及成堆的、带有砍砸痕迹的动物肢骨，证实了这一点。

“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‘巫山人’归不到直立人系统。”黄万波拿来一个小盒子，取出两件下颌骨标本。

“‘巫山人’的牙齿形态特征，譬如圆形的第4前臼齿与猿不同，和直立人比也有一定差别。”他指着标本上的牙齿，横比、纵比。“‘巫山人’可能既不是猿，也不是直立人，也许是比直立人还早的、一个新的人类支系。”

龙骨坡遗址文化层地质时代距今250万至200万年。如果这个推测成立，“巫山人”将是东亚地区最早的古人类，比元谋人还早了30多万年。

“现在就要把这个推测搞清楚。”黄万波说。

他曾站在“巫山人”生存过的地方，也曾无数次揣摩那段下颌骨。他比谁都更渴望破解“巫山人”的身世，并一锤定音。

1954年，黄万波从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地质勘探专业毕业，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。在那里，他遇见了恩师——史前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裴文中院士。

“我最感谢的人是裴先生，他把我引进门。”黄万波说，“没有他带我那4年，我后来不可能发现这么多东西。”裴老言传身教，手把手修改黄万波的野外调查笔记，还推荐他去北京大学旁听比较解剖学，打下古人类研究的坚实基础。

裴老教我，考古最重要的是到现场。”黄万波说，到了考古遗址或发掘现场，可能发现更多信息：化石是怎么埋藏的，是有意识的摆放还

是随手丢弃的，是不是被水流冲过来的，无论发掘或者研究都离不开这些细节。

听着黄老描述，一幅幅考古现场画面，仿佛在面前展开。在一群考古工作者中间，黄万波是裴老身边那个最专注的学生。

“裴老告诉我，野外调查不要两个眼睛往前看，要时刻关注周围的地质剖面。”黄万波说，出外调查离不开地质锤，“碰到地质剖面的可疑标本，都敲敲打打。”

黄万波这个习惯，促成了一个重大发现。

1963年，黄万波在陕西蓝田野外调查。一天回驻地时，路过一处废弃水渠，他发现，水渠边坡有几块骨片。一敲，是化石。在随后的发掘中，发现了“蓝田人”下颌骨。后来，他和团队又发现了“蓝田人”头骨。

这是裴文中于1929年在周口店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后，时隔30多年，我国发现的第二个猿人化石地点，同时也是黄土高原上第一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。

此后，黄万波还和团队在安徽和县发掘出一块近乎完整的直立人头盖骨，俗称“和县人”。

谈到这些重要发现，黄老并不讳言机遇的重要。“要有运气，也要打好基本功，见到化石才能认识，否则就会当成普通石头，一脚踢开了。”

谈话中，黄老兴致勃勃，展示他正在电脑上写的关于史前艺术的新书稿，还有去重庆自然博物馆科普讲座的PPT。

现在，黄老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，每天喝两杯咖啡，阳台上小花常开，地板擦得锃亮。

事业没有停步，93岁，他依然去野外调查。走起山路还是那么快。

在他的维度里，时间以百万年计。他还是年轻人。

他的研究从古人类延伸到大熊猫、剑齿象等古生物。2025年底，他在重庆一处溶洞调查熊猫化石，狭

得知此情，史静波多次上门探访，用诚恳的鼓励唤回他的初心。走进木兰书院，李成山被各地文学爱好者交流的热情所感染，沉寂的创作火焰重新点燃。

如今，李成山已是书院驻院作家，不仅带头举办文学沙龙，更主动引导孩子们学习写作，用数十年的坚守与热忱，传递着乡土文学的温暖与力量。

史静波心中有一笔账，西吉县有近300个行政村，如果每个村子都能培养三到五名文学爱好者或写作者，就能汇聚成一支千人的乡村文化振兴队伍。“之前在农村搞文学，常被说成‘不务正业’。如今风气焕然一新，读书写字的人多了，打牌打麻将的人少了。”

“这就是以文润心，以文化人，也是文学的社会意义。”史静波说。

文学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，如何能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？

从城里归来的史静波带着新思路新想法。他正和村里一起探索“以文养文”的机制，推动文学与研学、旅游、助农直播、心灵康养融合，全力将杨河村打造为文学旅游示范村，带动村民致富的同时，让文学收入反哺文学事业。

“洋芋，你们可能叫土豆，是西海固的特产，也是我们作品里的常见意象。我们就从洋芋讲起，用文学故事推广农产品。”史静波举着手里的烤洋芋说。

山绿了，人富了，风气新了。木兰书院通过20天的助农直播，销售农产品27万元。

木兰书院旁，有一片由200多棵红梅杏树组成的“作家林”，是来到书院的作家或文学爱好者认领的，每棵树上都挂着认领者的姓名和寄语。

“种下一棵树，摇动另一棵树，也许50年、100年后，这里会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。”这个西北汉子笑了笑。

张瀚微 许晋豫

七十载艺术人生，创作脚步从未停歇——

屠巴海：音乐创作的核心始终是人

作为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主角，屠巴海《海之韵——屠巴海艺术70周年作品音乐会》近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奏响，这既是对84岁作曲家屠巴海70年音乐生涯的致敬，也是海派音乐发展历程的一次集中回望。

从年少踏入音乐殿堂，到成为上海轻音乐团创始人，再到创作《蓝天下》《崛起》《崛起的东亚》等经典作品，屠巴海的音乐人生始终与上海紧密相连。

“海之韵”的音乐会名，藏着屠巴海与音乐、与上海的双重羁绊。“海”字既是他的名，也是城市之名，而“韵”恰恰代表着上海独有的海纳百川的气韵。在屠巴海眼中，上海一直是中国的文化、艺术中心。70年音乐生涯，他见证了上海的城市发展，也亲历了海派音乐的时代变迁。“我有幸看着上海和国家一步步发展，我爱音乐，音乐给我太多机会，让我在上海这片土地上工作得称心又高兴。”

此次音乐会精选了屠巴海近300首作品中的20首经典，曲目依创作脉络与合作类型精心划分，涵盖《编花篮》《崛起的东亚》《西湖的早晨》《蓝天下》等代

表作。这些作品，每一曲都是时代的印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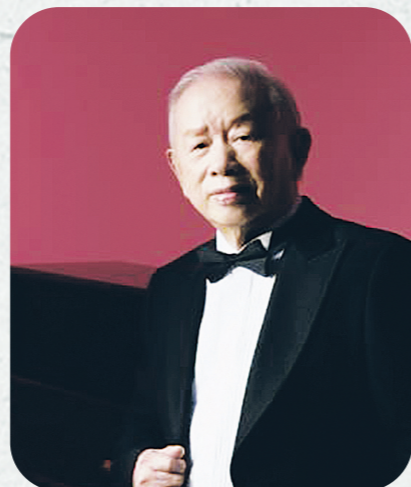
哪怕年过八旬，屠巴海的创作脚步也从未停歇。近年来，他不仅为奉贤艺术节等本土活动创作作品，还与上海轻音乐团书记、团长董德平合作创作《叶尔羌河的声音》，为乐团的“百场轻音边疆行”文化润疆项目助力，用旋律连接沪疆文化，让音乐跨越山海。

作为上海轻音乐团的创始人之一，屠巴海亲历了中国轻音乐从萌芽、崛起到转型的全过程。谈及当下音乐创作的现状，屠巴海直言原创力薄弱是核心问题，他说：“年轻人想写歌的很多，但基础不够，只靠模仿港台、外国歌曲，没有扎根中国的文化根基，很难创作出深入人心的作品。”他分享当年创作《蓝天下》的挚爱，就是本着“为民”的初心：“这首歌如今被视作上海城市公益的音乐符号，最初也是为上海公益形象创作的歌曲，因旋律温暖、情感真挚传唱至今。”在他看来，一个作曲家，首先要明确为谁创作？艺术应当服务于人民，音乐唯有扎根生活，才能呼应时代，引发共鸣。

迈入科技时代，不少作曲家开

始借助AI进行创作、编曲，面对这一行业新趋势，屠巴海有着自己清醒的认知与坚守。他认为，AI能作为音乐创作的辅助工具，却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创作者。在他眼中，音乐的灵魂在于创作者融入其中的真情实感，在于旋律与时代的同频共振，在于创作者对生活、对世界的独特感悟，这些藏在音符里的温度与思考，是冰冷的机器永远无法复刻的。即便科技不断发展，音乐创作的核心始终是人，是那份对音乐纯粹的爱与执着。

朱渊



朱渊



周文冲